

谁把谁的 青春 埋葬了

白蕊 著

青春，

像一把刀，

整齐地割去了那段岁月。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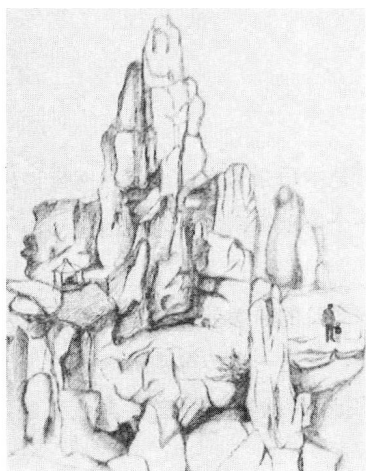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谁把谁的
青春
埋葬了

白蕊 著



Chapter One	局中人	001
Chapter Two	奇妙的邂逅	027
Chapter Three	乡已佬进城	047
Chapter Four	那该死的绯闻照	067
Chapter Five	烦人的复角杰	087
Chapter Six	神秘的敲门声	107
Chapter Seven	神牵梦萦的地震灾区	127
Chapter Eight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机会	147
Chapter Nine	被遗忘的角落	167
Chapter Ten	相识容易相爱难	187
Chapter Eleven	恐怖的猫	207
Chapter Twelve	追寻真相	227
Chapter Thirteen	美丽的谎言	247



Chapter One

局中人

就在她们对视的瞬间，有个男人从她眼前的窗外掉了下去，这一变化来得太过突然，她猛地惊跳了一下，那迅速的坠荡却比风来得更加的凛冽、迅疾，就像是一只沉重的大沙包，砰一声着地，崩裂的袋子，弹射出无数的沙砾，女人尖叫出声，声音尖厉而又激烈。

那时的他还是个孩子，他的母亲患有白血病，医生说她时日不多，他的父亲正在修剪花园里的盆栽，那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在他得知妻子即将不久于人世后，变得更加的沉默。

他家正对着一座山，那高耸的悬崖就像是张开的血盆大口，那座山上，已经死了很多人，说是抗日战争那会，在这一带传得沸沸扬扬的，让日军闻风丧胆的三姐妹就是在这里被逼上山顶，最后退到悬崖上跳崖英勇就义的，只是那尸体一直未曾被找到。

也有人说她们并没有死，只是在那山上隐居了起来，有胆上过山顶并活着下来的人说，山顶有房子，还种着很多美丽的寒兰花，上面到处是毒蛇、猛兽。之后，那山顶便再也没有人上去过。

他的母亲总喜欢带着他到这座山上画画，而他总是离开她到处玩，他的脚在踩上崖下那厚实的草地之前，他看了一眼他那忧郁的父亲，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一个画面，他似预感到了点什么，惊恐地抬起头来，他还来不及张口就看到有人张开双臂像鸟羽一样突然从悬崖上飞落了下来。

她的头先着地，面目全非，血染红了一地，触目惊心，那时山上的杜鹃花开满，她就这样摔死在他的眼前，他忘了尖叫，远远的，他看到悬崖边上站着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女人带着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孩子……

若干年后，半夜时分，他总在那个梦中惊叫着醒来，沉重地睁开眼睛。

那悬崖下的记忆，即使再多的流年消逝而去，它也依旧深深留在那里，就像在花岗岩上镌刻的字迹，等待着夜的来临，倾巢般的涌出。

他起身坐在床沿上，点燃一支烟，他从来不认为吸烟是一种风度的象征，什么时

候学会的，忘了，他感到了疲惫，也许他可以放开一切的，不会有人怪他，他没有想要让她死，他只是讨厌她，讨厌她那歇斯底里的大叫，讨厌她动不动就莫名其妙地掀桌子砸碗，讨厌她总是无端地挑起战争，他不恨她，因为她是他的母亲，可是她死了，他看着她死了，死在他的面前，他并没有诅咒她，他觉得自己没有错，他可以从那黑暗的边缘走出来，重新投入阳光中……

可他不会想到，就在这同一片天空下，也还会有类似的这样几个人。

在一面很大的镜子前，站着一个女人，她虽然裹着浴巾，但却掩盖不住她那玲珑有致的身材，她只是站着，很专注的一动不动地盯着镜子。

不知何时，她的腰被一双美的吓人的手臂包围着。

“亲爱的！你在干嘛！”身后传来女人娇滴滴的声音。

她拉开那手臂，慢慢转过身，近距离地看着女人粉红色的性感香唇。

“You are so sexy!”女人粉唇轻启。

她看着女人的眼睛，有着一一种暧昧。

就在她们对视的瞬间，有个男人从她眼前的窗外掉了下去，这一变化来得太过突然，她猛地惊跳了一下，那迅速的坠落却比风来得更加的凛冽、迅疾，就像是一只沉重的大沙包，砰一声着地，崩裂的袋子，弹射出无数的沙砾，女人尖叫出声，声音尖厉而又激烈。

在阳光下、红白相间中那白闪闪的应该就有脑浆吧！她想。

一声尖叫过后，世界顷刻间安静了下来，她往窗外一瞟，恍惚中就看到刚才摔下去的男子正血淋淋地趴在窗外的玻璃窗上，那血肉模糊的脸正对着她，凸出来的眼球黑白相间的就那样挂着，好像微微的还在转动着，他盯着她看，她也盯着他……

有一种恍惚，却不再是害怕，她用 hands 在脸上掐了一把，证明不是梦。

生和死，空气中夹杂着丝丝疼痛游荡着。

她转过脸的时候，发现女人的嘴角挂着一一种难以掩饰的诡异笑容。

天已经很亮，早晨的太阳耀眼的悬在空中，丁灵拉开窗帘，太阳，霸道地直射进来，错觉让她以为自己一觉睡到了大中午，一阵惊慌，抬起手一看表，八点二十几分了。

丁灵理了理头发，朝窗外看了看，她希望能下场雨，这样暖暖的天，总是让人有一种懒洋洋的心绪。

她想起了几年前爬过几千米所到达的西藏的某个小镇，那里有着世界上最淡定、最从容的用笔，最明艳、最大胆的用色，天空，很近，近得似乎可以伸出手去就能触摸到，很蓝，蓝得似乎稀释不开。

昨天又到很晚才睡着，总感觉睡不踏实，身上好像被什么压着似的，迷迷糊糊中用手去抓，却什么都没抓到，只是一把空气。

她摇摇头想，可能是因为蓝吧初上轨道，太辛苦的原因！

蓝吧这个名字的灵感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她之前所到过的那个藏族小镇，在那里，能找到美学书上所讲的颜色冲撞的强力反证。

丁灵一开始设想蓝吧，定位就相当高，也许只是眼高手低的缘故吧！总之，它带着点怀旧色彩的浪漫主义情调。

丁灵整理好之后就开着她的小毛驴去蓝吧，下车后头盔也忘了取，看到方雪，她就把头盔取下来，然后用力地甩了甩她那头乌黑的长发，接着把头盔递给小雪后再从手腕上拿下那条既可以当手绳又可以当头绳的红咖色方形长绳，顺手把头发束了起来。

这时，小雪走过来附在丁灵耳边小声地打趣说：“姐，你的桃花要开了，有个男人坐那等你好久！帅帅的，很有型！”她有点暧昧地指指吧台。

丁灵冲着方雪翻了翻白眼轻声但字字清晰地说：“你不知道姐的桃花经常开吗？你去忙你的，我过去看一下！”

“真善变！”方雪扬了扬眉毛，看着丁灵故意抖了一下。

丁灵走到吧台顺势在男人身边坐下。

男人有着一张让人无法抗拒的英俊脸孔，浓眉下的双眼充满锐气。

帅哥正认真地把玩着手里的红酒杯，他那挺直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质镜架的眼镜，头发微卷，米色的西裤，灯光下的他被一种金色的光芒笼罩着。

“你从维也纳回来了？”丁灵用手在他眼前晃了晃，开始结结巴巴起来，她的脸也慢慢地升腾起一股燥热来，谁让她看到帅哥就喜欢呢？只是能喜欢多长时间谁也不知道！

“是啊！”帅哥终于回过神来，说，“最近过得好吗？”

“还不错。你老婆呢？”她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尽量以一种比较正常的口吻说话。

“我有老婆吗？”帅哥笑着反问。

“离婚了？！为什么？”丁灵惊奇地瞄了帅哥一眼，以为他在开玩笑。

帅哥轻松地挑了挑眉说：“女人嘛！因为对一个男人的憧憬而结婚，但也因为这个憧憬过的男人并不是一个神而选择离婚。”

“是啊！离婚的最佳借口用得最多的就是性格不合或者感情勉强不来，可这年头好歹都是自由恋爱吧！”

“你还小，懂什么？”欧阳影笑笑。

没想到帅哥欧阳影也会对着感情伤感，难道真是世道变了，婚姻是蛮折磨人的。

“那你觉得跟她离婚是对你的一种解脱吗？我想你应该给她一个机会，每个人都是在慢慢地学着长大。”丁灵把目光转到他的脸上，他确实是未婚女子梦寐以求的白马王子，只是现在，他在她的眼里瞬间失去了光辉，也许婚姻的魔力就是让一个男人变得暗淡无光，安全可靠，而这种特质又恰恰是男人十分憎恶的。

欧阳影凝视了丁灵一眼说：“说不上来，总觉得人与人之间有无尽的隔阂。”

“不会是你自己的原因吧！影？”丁灵斜着眼看着他。

“我可是很有责任心的好男人，绝对！其实我才是受害者，这么多年的婚姻生活，最后我只得到了两句虚伪的借口。更没想到的就是她会找来律师把我告上法庭。震惊！只有这两个字比较贴近我当时的感觉。”

丁灵无语地看着自己的手，轻轻抚摩着，原来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处不愿被人触碰的伤口。

沉默了许久，她说：“影，不要认为她在抛弃你，只是因为她不配，所以没有勇气和你一起走下去！”

“说说你吧！感觉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丁灵了。”欧阳影理解地笑笑，环视了“蓝吧”一眼。

“少来！都结过婚的人了。”丁灵捶了他一记。

“知道我为什么讨厌婚姻吗？”他突然变得深沉。

“因为你觉得不幸福。”丁灵幽幽地说。

“那你现在幸福吗？”

“幸福不是谁都能得到的，我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幸福，它离我太过遥远，不奢求。”她的眼里突然多了点忧伤和迷离。

“想一个人到几岁？有没有为以后打算过？难道就真的不再想找个人结婚了吗？”欧阳影对丁灵的伤感有些着急和不舍起来。

“是啊！有时候，我总感觉自己这辈子都结不了婚了！”她沉默了许久终于说出一句话来。

“那你还真是恐怖了！家里不催你结婚了？”

“还能怎样？总不能跟不爱的人结婚吧？不但得不到任何的幸福，也许会更加孤单。”

欧阳影转了下身，脸对着丁灵认真地说：“好歹嫁一次吧！最多以后离，也就没人说你了，再过两年不嫁，估计你都不好意思出门了，丁灵，为什么你能够在任何事情面前都如此的平静，平静得好像不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难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你在乎、想要、珍惜的东西吗？”

丁灵无奈地笑着说：“我能改变什么？有什么事情是我在乎了、想要了、珍惜了就能改变、得到、完好。我的无能为力就像是你的精疲力竭。很多时候，不是你想怎么样了，生活就真的如你想象的那样。”

丁灵抬头的时候发现在她和欧阳影侧面坐着三个男人，其中一人背对着她，看不到脸孔，但丁灵从他的背影里能感觉到那是个英俊、熟悉的男子。

面朝着她的是个有小胡子的男人以及另一个满脸横肉像日本相扑的，丁灵猜测是两日本人，他们用口音怪怪的日语说着。

“老爷子下了命令，就在这地方找。”

“少爷，你来这里这么多年了，难道一点发现都还没吗？”小胡子男人露着精明的眼神询问，他显然不是很相信自己所听命的男子。

“那老头对我并不信任，可能还要再多花点时间才行，或者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丁灵虽然听得有点云里雾里，但大致知道他们是在寻找某样东西，她觉得跟天天的相识让她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至少现在，她能听得懂几句日语全亏了他，只是心里某个地方似乎裂得好痛。

在欧阳影眼里，此刻的丁灵被一种忧郁所笼罩，使得他充满一种怜惜之情，他动了动手指，想要抬起双臂拥她入怀，但这种情绪又突然被另一种思绪击中，然后他怔了怔说：“你真的变了，也成熟了，后天可以陪我去一个地方吗？”

“后天？为什么是后天？”

“你有很重要的事吗？”

“这？”

“你忘了吗？后天是干爹的祭日。难道你不愿意陪我去去看看他吗？”

“哦！”

“我已经订了机票，明天两点的。”

“嗯！”丁灵把手伸进口袋捏着那张两天前预订的机票，冻结的心突然裂得好痛，好痛，有些事，她在心里面拒绝向任何人解释。

他们所乘的飞机按时抵达，一下飞机，就有两名穿着黑色制服的人上来接过欧阳影和丁灵手中的行李。

欧阳影则接过其中一人手中的车钥匙，招呼着丁灵上车，穿黑色制服的两人上了另一辆车。

“丁灵？”她坐上车的时候，有人叫她的名字，这时她才注意到车里还有另一个人，一个帅哥，不过不认识就是了。

“你？我们？”她仓促张皇地比划着。

“怎么？不认识了么？我是天天，真是的，多少年没见了，我们！”那人说完后还流露出一脸的期望和等待。

天天，有没有搞错！我还向上呢？丁灵抬头求救似的看正发动车子的欧阳影，他那俊美的如刀削般深刻的脸庞上尽是促狭。

丁灵想这之间肯定有她所不知的秘密，她到底疏漏了什么。

“你？天天？”她认真地看了一眼眼前的男人，摇摇头闭着眼睛睡觉，她决定对眼前的这个男人不予理睬。

这时，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一个熟悉的身影来，重逢的情景她想过多少回，可想象跟现实毕竟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只是没想到他们还会有相遇的这一天。

“你是天天？你真的是天天。”她依然还是个不知道如何处理人情世故的女子。

于是，她又仔细看了他一眼。

“你还记得我？这是我的荣幸。”他用低沉魅惑的语调说。

“噢！不对！我肯定眼花了。”丁灵揉揉自己的眼睛。

“你的这种表情是否表示你一直都不曾忘记过我？”这个男人的脸皮还真的不是一般的厚，怎么看都不像是那种不会察言观色的人才对。

丁灵睁大眼睛，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个比天天更成熟的男人，她淡笑着说：“就算是，那又如何？”

“我以为你看到我会很惊喜、很感动。”

男人完全不忌讳欧阳影正坐在前面，俯身执起丁灵的手。

“感动？惊喜？为什么你会有这么离谱的想法。”她心底打了一阵冷战，压抑的愤怒使得她给他眼睛就是狠狠的一拳，有些事一窝蜂似的涌上来。

男人捂着眼睛哇哇叫道：“丁灵，你出手也太狠了吧！”

“滚！谁让你吃我豆腐。”她揉揉自己的手，终于出声，很意外的却是怒中带笑。

“你真凶残，在我记忆中的你貌似很温柔的。”

丁灵恶狠狠地看着眼前的男人，她感到手被他碰触过的地方，鸡皮疙瘩都起来

了，双颊也不由的燥热起来。

“你到底知道我多少事情？可是我们并不熟，不是吗？”她故意违心地说。

“难道你真的忘了我们之间有过的一夜缠绵？”男人已经不知道从哪弄来一副墨镜戴上。

“你！”丁灵抡起拳头又准备袭击。

幸好他这次有所防备，及时躲开。

前面的欧阳影握着方向盘，依然是那副事不关己的态度。

“好了，丁灵小姐，言归正传吧！我是普菲勒先生委派给你的秘书，我叫杰克·金，但事实上我们并不是第一次见面。”他仍不死心地试图再一次说服。

见毫无效果，他只好无奈地拿下自己的墨镜叹了口气。

“是你！真的是你？”丁灵装出终于想起来的样子露出惊喜的表情来。

“是的，是我？”杰克·金抑扬顿挫的语调让丁灵很担心他会伸开双手扑过来抱着她，她不自觉得缩了缩。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你跟欧阳影到底是什么关系？”

“朋友。”

“朋友？什么时候的朋友？你们的年纪都相差好几岁了。”

“年纪有问题吗？很早以前了，也许你不知道，我们的缘分应该追溯到十年前！”

“十年前？”

“是的，不过我们还是先算算六年前的那笔账吧！”

“六年前？我们什么时候有那么深的渊源了。”

“那是你来普菲勒家族的第一个晚会。”

“是啊！菲娅，你一个人躲在储藏室里，把家里人都找疯了，金还是第一个发现你的呢！干爹告诉我你失踪的时候，我正在晚会现场，当我开始寻找你的时候，就看到金慌张地从储藏室这边赶过来，他说储藏室可能有小偷，让我过去看看，我说我正找人，没时间管那事，金一走，我很快就想到那个小偷可能就是你。”欧阳影握着方向盘轻松地说着那晚的事情。

丁灵看了看欧阳影，思绪回到了那个晚上。

“先生，菲娅小姐不见了，今天晚上可是小姐跟金少爷第一次见面，这可关系到两个家族的大事情啊！”

“快派人找找吧！这孩子一直在外面疯惯了，也没人教导，不知道还会做出多少离谱的事情，这个晚会可不能被她搅乱了，这孩子还真让人担心。”

“先生，金少爷一家人都到了，哦！不过金少爷好像也没出席。您看怎么办？”

“我去先应付着，让影去找找！影比较了解菲娅。”

丁灵听着脚步声渐渐走远，才从角落里探出头来。

就在她冲出去的时候，迎头撞上一堵墙，嘴、鼻子隐隐传来一阵剧痛，她睁开眼，发现自己的眼睛正对上另一双眼，而她的嘴巴似乎……她不敢多想了，身子颤了颤，忙把那人推开，扭头关门，重新躲回储藏室。

没一会，就有人进来把她带走，她临出门的时候，偷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那人，是她的干哥哥——欧阳影。

“那，那天不是你把那些人叫来的吗？”

“不是我，是金。”

杰克·金正懒洋洋的把背靠到座椅上，眯起眼睛看着丁灵变化不定的表情。

一股无名火直直地冲上了她的脑门，但她最终还是控制住紊乱的心绪。

“哈哈！你就是那个在晚会上逃跑的金？”她大声地笑着，笑这个跟她有过一夜情的男人竟然是普菲勒先生生前为她安排的相亲对象之一，也是唯一一个在那个场合中落跑的人。

“你们两个也算是不打不相识！”欧阳影适时地发声。

对于欧阳影的置身事外让丁灵更加地确定她被眼前这两个男人设计了，而一切的主谋很有可能就是现在坐在她的身边，那个春风得意的男人。

春风得意吗？丁灵看看金那黑着眼圈的脸，终于有了一点点忏悔之心。

丁灵正准备开口，欧阳影已经把车停在普菲勒家族的门口。

这房子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有着和平与美好，这个家到现在已经经历了鼎盛、辉煌的时期，虽然看来依旧繁荣、富裕，但现在，这房子在丁灵眼里却因为失去了家里的顶梁柱而随之散去了应有的光辉。

丁灵跟着欧阳影和金一起跨进大门，屋前的草坪上几个熟悉的身影吸引了丁灵的目光，大伯、表哥莱恩、书静，以及杰克·金的父母。

金从前座下去后，为她拉开车门。

3

丁灵故意不看他一眼，径自缓缓下车。

金却厚颜无耻地挽着她的胳膊，众人面前她也不便发作。

“菲娅，保持风度，无论接下来会发生如何让你震惊的事情，你都要忍住。”金附

谁把谁的青春埋葬了

在丁灵耳边轻轻地说。

“你的出现已经让我震惊万分了，难道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让我惊讶的吗？”

丁灵、杰克·金、欧阳影走在前面，穿黑色制服的两个男人跟在后面。

待他们走过去的时候，众人都微笑着过来跟她拥抱。

寒暄过后，一行人向大门走去。

屋内的摆设依然是普菲勒先生生前的那个样子，也许这是普菲勒家族一贯的装饰吧！

这时，一个中年男人向他们走过来。

“父亲？”丁灵停止前进的脚步。

金推推她，轻轻地说：“菲娅，冷静，冷静。”

丁灵极力地控制自己即将爆发的情绪，她踌躇了一下，此刻她希望金能够给她多点的暗示，她心中的恐惧和不确定在慢慢滋长，眼睁睁地看着金，心里急切地想要说点什么，可是却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来缓冲这突如其来的一切。

“你们都骗我，为什么？”丁灵未接到金的任何暗示，然后傻傻地盯着自己的父亲，他就站在那里，实实在在的不像是幻觉，她突然哭叫起来，像受伤的野兽。

“你这么大声干什么，普菲勒先生也是为你好，驯服你这个小野猫可不是凭谁的一己之力就能办到的。”金终于出声。

普菲勒先生直走到丁灵面前停住。

“菲娅。”他的脸庞依然维持着威仪，但不难看出此刻的他多了份慈祥。

丁灵没有任何久别重逢的激动，她只知道父亲联合了家里的所有人，甚至是外人，一起欺骗了他唯一的亲生女儿。

“嗯，回来就好。”普菲勒先生抱了抱丁灵。

“父亲大人，您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解释一下吗？”心剧烈地疼痛了一下，这里有太多太多不想触及的伤痛。

“跟我来，孩子。”

金准备随众人离去，但她却叫住了他。

“金秘书，我想你也应该留下来吧！”

“不了，这是你们家内部的事情。”

丁灵的声音大了起来，“我跟你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好了，怎么这么啰嗦。”

“菲娅，别为难金了！”普菲勒先生转过身对着金尴尬地笑笑，示意他离开。

普菲勒先生领着丁灵进到一个小房间，那里的摆设与大厅的风格全然不同，里面的摆设极具浓郁的东方色彩。

“父亲，什么时候你也有这么强的中国情结了？”

“我一直没有忘记过你的母亲，虽然直到她去世的那一天，我们都只见过一次面，但是我爱她，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结婚的原因，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再一次碰到她，也许这很傻，等待一个明知道不可能再相遇的女人。”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联合这么多人来骗我，你是不是想要见识一下我是否遗传了母亲的摧毁能力？”

“孩子，人不锤炼不成钢，放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就会锤炼成什么模样，人天生就有一种很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我只是给了你这样的环境，让你明白，其实你可以做到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事情，只要你放手去做，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你忘了我曾经是个被怀疑杀人，且进过公安局接受审讯的人吗？”

“你不会做那样的事！因为你是个品性纯良的孩子，无论这个环境再怎么改变，你都会找到一种最合适的方式生存下去，而不会自暴自弃，自我毁灭，我们所有人都对你有信心。”

“那我真的要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了，但是很抱歉，我并不适合这里，你们的良苦用心我也很感激，今天我回来并不是为了讨论这件事情的。”

“那你……”

“金也是你们安排中的一部分吗？”

“金？你在中国的这段期间，有跟金碰到过吗？”

“没有，可能是我误会了。”

“孩子，你真的想要回中国，离开这个家吗？”

“怎么会呢？无论我走到哪里，身上依然流着你的血，这份亲情无论如何是割舍不下去的，这你很清楚的不是？”

“只要你好好的，我就不会再勉强你什么。”

“对不起，刚才对您的态度有点不对，您不要往心里面去。”

“你也累了，去休息一下吧！你的房间我一直为你留着，除了定期有人进去整理，连摆设都没有变过。”普菲勒先生点点头说。

“恩，好的，那我出去了。”

“哦！菲娅！如果你不喜欢金的话就直接跟他说吧！不要有所顾忌。”

“顾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没事，只是金对我们家族有恩，但是这个恩我自己会偿还的。”

丁灵不知道在她离开的这么多年，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金的家族又在什么时候对她们家有恩了，她明白若想要知道这个谜底的话，问金是最直接的。



金的房间在她的隔壁，丁灵不知道是他们刻意的安排还是巧合。

经过金的房间时，她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下定决心敲响了房门。

门打开了，金探出头来，他穿着浴袍，近距离看，他那俊美的脸上还残留有肥皂的泡沫，手上拿着把锋利的剃刀。

“是你！我知道你会来找我的，进来。”他有点未卜先知似的。

“我好像来的不是时候。”丁灵仰视着曾经的情人，心跳突然狂乱起来，这么长时间不见，这个男孩已经彻底成为一个男人。是什么促成了金的改变，会让一个纯情的男孩变成一个表面无害却带着让人害怕的冷酷气息的男人。

她准备转身离去。

金急忙拉住丁灵说：“不是有很多迷惑吗？只有我能给你解答不是吗？还是进来吧。”他的声音带着点温柔，平息了她心中过多的恐惧。

“你到底想怎么样？”她极力地让自己保持冷静，不能让这个男人看出一点的惧怕心理。

“其实想要知道也很简单，只要你能让我开心。”金的眼睛直直地看着她，眼中充满浓浓的欲望。

“你把我当什么？”丁灵一动不动地站着。

“不愿意也可以，那你就看着你父亲再一次蹲监狱吧！”

她隐隐中明白了一些东西，这个男人是在报复她。

“你什么意思？我父亲公司破产难道是真的？你准备拿这个要挟我吗？”

“为了你，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就这么恨我吗？”

“NO！只要是漂亮的女人，特别是像你这种的，我爱都来不及，怎么会有恨，只要你取悦我，你父亲就可以没事，再说了，他也不再年轻，身体也比不上以前，你是个聪明的女人，相信你知道该怎么做。”

“是吗？”丁灵恨恨地看了一眼金，上去用力地抱住他，然后狠狠地吻着他的唇。

“够了吗？”她抬起头来，眼泪正流着，无声地掉落着。

他没料到丁灵会这么做，见她流泪，忙拿袖子去擦。

她撇开头去，后退了几步，不知道是发泄心中的不平还是对眼前这个折磨她的男人的报复，她又粗鲁的上前，她想此刻她是失常的，她一定是疯了，被眼前的这个男人逼疯了，所以她要疯一次给他看。

金察觉到丁灵的靠近，不自在地把头往后仰，伸手推开她。

“你走吧！”

“你说什么都来不及了，我不是那种你想要就要，想不要就不要的女人。”她再一次靠近他，她知道她在招惹一团火，有可能她会被烧得体无完肤，但爱与恨的火焰已经容不得她退缩了。

“丁灵，你在玩火。”金低沉地迸出这句话，显然她的挑逗已经在他身上显示出效果了。

“我是在玩火，我倒是要看看你真的能把我怎么样，像我这样的人你玩不起。”她依然若无其事地用手及嘴巴游移在他的脸上，她要让这个男人明白招惹了她，他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原本，今天我是没打算真的要对你怎么样的，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金一把捏住丁灵不安分的手，然后用力地拉近，唇结结实实地碰撞在一起。

这一刻，丁灵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没有了希望，一切都像是一场虚空的梦，无论她再怎么的努力，终将逃脱不了被安排的命运。

“你到底想怎么样？要我做你的奴隶吗？”她捉住金的衣服。

“是的，我要你做我的奴隶，一生一世跟在我的后面，只有这样子我才能放心。”没待丁灵开口，金一把把她抱起来说，“恨我吧！菲娅，不能得到你的爱，被你恨，对我来说也够了。”

丁灵偏过头，闭上双眼，不愿意看到这个时候的金，她以为金会扑到自己的身上，然后像一头发了疯的野兽一样报复她。但很意外的，金竟然扑到她身边的床上，当她回过神的时候，才发现他开始发出轻轻的熟睡声音了。

看着这个熟悉的睡姿，丁灵突然有那么一丝的不忍，这个男人，自己到底有没有爱过。

4

“菲娅，我们不要再相互折磨了好吗？你为什么就不能爱上我！你爱过韩易悠、裴俊、影，或者更多，暗恋、初恋、热恋，可为什么就唯独不爱我！我那么爱你，一直都爱，你为什么就不愿意看看我！哪怕一次都好，我们注定是一对的，为什么要等到我们面目全非的时候才看到彼此的真心呢！”突然地，身后一股强大的力量将她包围住，那力量几乎捏断她身上的骨头。

“是你一直在折磨我，你有没有想过我，你真的很自私。”她低低地哭着，有点不舒服地扭捏着，哭了一会后，发现背后这个男人一点响动都没有，她试图转过身，但



这个男人依然死死地把她锁住，奈何她怎么的扭动都于事无补。

早上醒来的时候，金已经不在，崭新的衣服整齐地叠在她的床头。

“你醒了，菲娅小姐！”一个佣人过来整理房间，露出淡淡的微笑。

她忙用棉被紧紧裹住自己，有点慌乱地说：“恩，我的衣服呢？”脖子依然隐隐作痛。

“昨晚金少爷吩咐，已经把您的衣服处理掉了。”

她伸出一只手拎起旁边的衣服说：“这是为我准备的吗？”

“恩，金少爷吩咐我让菲娅小姐穿上这身衣服。”

“那他人呢？”

“金少爷昨晚就出去了。”

“是吗？那你先出去吧！”

佣人出去后，丁灵穿上衣服，化了点淡妆也走了出去，她的嘴角有笑容蔓延开来。

在走廊转弯处遇到正迎面而来的欧阳影，远远的，她就一眼认出他来。他穿着一身休闲的服饰，但却无法遮挡他那高大、强健的体态。

“有事吗？看你挺急的。”欧阳影见是丁灵就先出声了。

“哦！没什么大事。”她有点慌张地遮了遮自己的脖子。

“哪不舒服吗？”欧阳影看着丁灵疑惑地问。

“噢呵！没什么！能有什么呀！”她掩饰性的夸张笑着。

“这就好，菲娅，真希望你可以留在这个家里，你父亲需要你。”欧阳影走过丁灵身边的时候说。

丁灵沉默了下说：“影，我们的集团已经名存实亡了对吗？”

“对也不对，因为它已经度过了危机，现在营运得很好。”

“集团的最大股东是金？”

“为什么问这个？金在整件事情当中起到了生死攸关的作用，他完全可以掌握公司的最大股权，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为什么？”

“你！因为你。”

当丁灵听到这个事实后，她一再地警告自己不可以被金感动，但偏偏的，她依然无法平静，这个一直在她身边时隐时现的男人，让她爱恨不得的男人，他已经成功地闯入她的生活，吸引她的视线。

“知道金在哪里吗？我找他有事。”